



金風玉露

JINFENG
YULU

[终结篇]

上

柳暗花溟·著

纵然爱有千般颜色，你始终是唯一
此生只为你，愿错过三千繁华。



金風玉露

JINFENG
YULU
[终结篇]

上

柳暗花溟·著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金风玉露. 终结篇/ 柳暗花溟著. —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12. 1

ISBN 978-7-5399-5039-6

I. ①金… II. ①柳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002443号

书 名 金风玉露. 终结篇 (上、下)

作 者 柳暗花溟

出版 统 筹 黄小初 侯 开

选题 策 划 李文峰 七 殊

责 任 编 辑 胡小河

文 字 编 辑 七 殊

责 任 监 制 刘 巍 江伟明

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集 团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
集 团 网 址 <http://www.ppm.cn>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
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00×980毫米 1/16

字 数 500千字

印 张 37.5

版 次 2012年4月第1版, 2012年4月第1次印刷

标 准 书 号 ISBN 978-7-5399-5039-6

定 价 49.80元 (全二册)

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911704013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JINFENG
YULU

目录

楔子 /1

上卷 完璧归赵

第一章 纵使相逢应不识 /5

第二章 情毒 /26

第三章 一晌贪欢 /47

第四章 盒子里的秘密 /72

第五章 祸乱宫闱 /94

第六章 轮回 /116

第七章 不疑不问 /138

第八章 往事如烟 /163

第九章 光杆王妃 /176

第十章 双生 /190

第十一章 三足鼎立 /212

第十二章 相敬如冰 /242

第十三章 当时明月在 /261

第十四章 一吻定情 /283

JINFENG
YULU
目录

下卷 归去，也无风雨也无晴

第一章 让奴婢给王宽衣 /303

第二章 以波之道，还施波身 /321

第三章 捉奸在床 /348

第四章 食色性也 /377

第五章 真爱 /407

第六章 秘密 /433

第七章 以口喂之 /453

第八章 戏说从前 /475

第九章 惊魂夜 /497

第十章 解蛊 /515

第十一章 苹果树发芽了 /531

第十二章 过三关 /546

第十三章 反侍寝 /560

第十四章 大功告成 /574

番外之一 洞房夜话 /587

番外之二 男？女？ /591

楔子

当石中玉醒来时，她发现自己在一辆疾驰的马车中，浑身被捆得像个粽子似的，右手还紧紧握着的那个金质花形硌得她掌心生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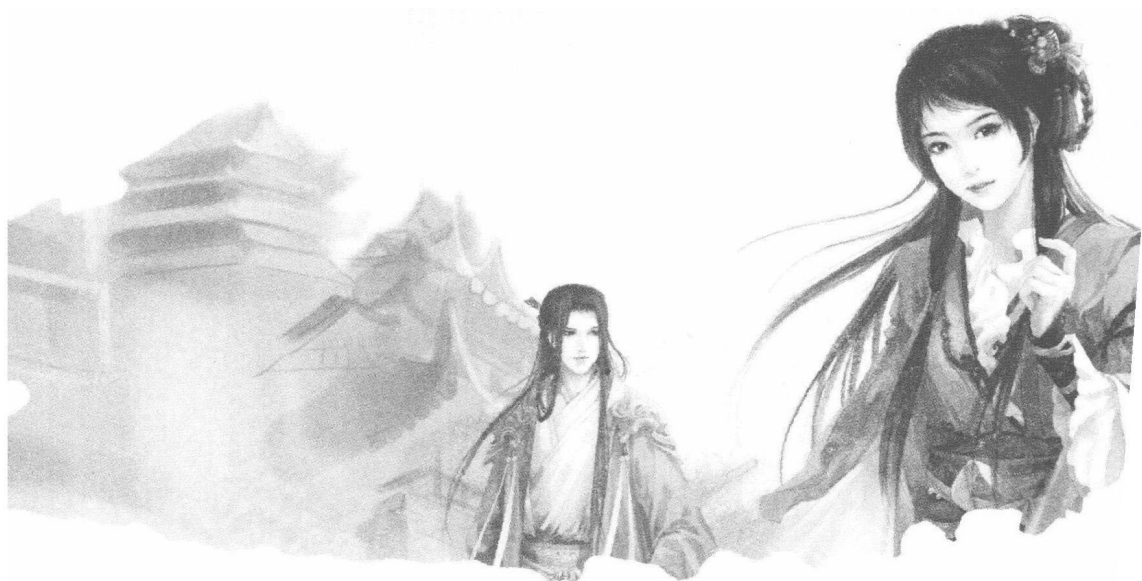
她重生第一天埋掉的那个古怪盒子，对她而言太重要了，而这个花形饰物有可能就是钥匙，所以就算她被人暗算，却仍然死死攥着拳头。

随后，她发现自己说不出话，心中不由得暗骂：点穴什么的还真是方便哪，干吗不直接让她不能动弹，这么捆着时间长了，会影响血液循环的。

车帘捂得紧紧的，如果是冬天还好，可现在正是盛夏，热得她快中暑了。她现在半点想头也没有，只要能让她透透风，问什么，她都会招。

上卷

完璧归赵





第一章 纵使相逢应不识

不能动，不能看，不能说，又没有小狗嗅觉的技能，她只能用力听了。感觉马车不是特别颠簸，说明走的是官道。外面没什么喧哗声，也没有别的马车声，说明这是夜车。

可是，她从吊桥回来时才下午，难道她晕了这么久吗？有没有人发现她被绑架，到底谁要绑架她？

叶明珠或者叶明识？显然不是。难道是慕容楚暗中抢亲？大寒小寒全是武功高手，普通人不是对手。就连慕容恪偷偷摸摸来找她，也得避开这两个丫头同时在场的情况。如果是慕容楚的话，那两个丫头很可能放水。

但，慕容楚似乎又不是那样的人。

胡思乱想中，马车渐渐慢了下来，似乎有人拦住检查。石中玉大喜，身子艰难地滚了几滚，撞上车壁，积极自救。可奇怪的是，马车外没有人说话，也没有人呵斥她，应该是检查通行证之类的情况，随后马车又向前驶去。

石中玉几乎绝望了。

这种情况说明，她被带进了绑架犯的势力范围。虽然她力气弱，但刚才确实发出了些声响，居然没人怀疑。到底是谁绑的她，又是为了什么？应该不是想杀她那么简单。

左右想不通，她干脆养精蓄锐起来，在情况不明的时候，以不变应万变才是最好的选择。

约莫过了一炷香时间，马车再度停下。随后，有人钻进车厢，石中玉还没看清来人是什么长相，一个大口袋当头罩上，还有个声音威胁道：“敢动一动，卸掉你的手！”

说话的声音有些尖细，却又不像女人。

难道是宫里的公公？石中玉冒冷汗了。她不得不做出判断：她被绑架进了皇宫！

果不其然，当她被扛到某处，扔在地上后，她确认了自己的猜想。因为那尖细的声音恭敬地道：“皇上，您要的人带到了。”

可是，当今圣上绑架她，为什么啊？

“让她跪着回话。”一个疲惫的声音说。和宁山王不同，虽然也是老者的声音，虽然也有上位者的威仪，但却令人感到心底冰凉。

眼前一亮，她被人从口袋中扯了出来，身上紧紧缠绕的绳子蓦然脱落，同时身上一麻。她重获自由，但因为黑暗中太久了，此刻并不太刺目的光线令她眯了眼睛。下意识地，她摸摸后脖子，发现玉枕穴附近有个硬包，有根毒针居然还留着尾巴在那儿。她伸手拔出，没想到绣花针一样细的金属物，造成的创口不大，却疼得她身子抽搐了下，痛呼出声。

真是的，不能用迷香吗？石中玉侧过头瞪去。

明亮的烛光中，一个老太监瘦得身无三两肉，穿着一件灰色的衣服站在那儿，卑微渺小得像个失去活力的老耗子。可正是这个人，把她从大寒小寒的保护中掳走，真是人不可貌相。

“你很大胆，居然在朕的面前还敢东张西望。”皇上冷声道。

石中玉没来由地打了个寒战。不，不可能是没来由的。那是传说中的杀气，她在慕容恪身上感觉到过，不过慕容恪是对别人，可上面那位，却是对她！

皇上，对她动了杀意。可是，为什么？她匍匐于地，却并不出声。形势比人强，龙椅上的老人可以一言定她生死，她还没无厘头到这时候还敢插科打诨。

“怎么不回话？哑巴了吗？”皇上问。

“民女不敢出声。”

“哦？不敢？”

“民女没见过世面，若冲撞了皇上，请皇上恕罪。”

“朕若觉得你罪无可恕呢？”

“请皇上恕罪。”她继续伏低身子，只能这么回答。

君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，何况她只是个小小的草民。要她死，就如捏死一只蚂蚁那般容易。但既然把她大老远弄来，应该不会轻易杀掉她。所以，她怕，却不慌。

“可知朕为什么要人带你来？”皇上口风一转。

“民女不敢揣测圣意。”

“你很会回话。”

废话，电视剧里都是这么演的。看啊看啊，自己就能说了。

“朕是想看看，熙海首富之女，究竟什么德性，居然让朕最优秀的两个儿子，为了争你而反目！”

原来，为了那起桃色事件！

她就知道，断桥事件后，那些风言风语会传到皇上耳朵里，只是没想到皇上会来这一招，直接把她绑来了。慕容兄弟聪明一世，却没想到会冒出这一出。现在他们发现她不见了吗？会想到这种情况吗？

皇上，到底要干什么？

“皇上，民女何德何能？”她壮着胆子解释，“陵王殿下和裕王殿下都是做大事的人，只因民女是叶家嫡女，这才入了两位殿下的眼罢了。”

对不起了，慕容恪、慕容楚，为了活命，不得不把你们说成为了熙海的利益而追求我的无耻之徒。

皇上一愣。

他倒不是没想过这种可能，只是没想到这女人会这么直接地说了出来。他非常疑惑，因为老三不会要熙海，老七已经有了金王妃，为什么还要为个女子争来争去？难道，非要进入叶家才算是真正掌握了熙海的士族大家吗？

不，那个狂傲的、视天下如无物的老七不屑那么做。那个磊落的、忠诚的老三也不会那么做。这样说来，是这个女子狡辩，还是她当真这样以为？

“抬起头来。”他眯起眼睛，盯着石中玉的一举一动。



石中玉只觉得笼罩在自己身上的威压越来越大，冷汗不住地往外冒。甚至，身子都哆嗦了起来。曾以为两世为人，也见过杀人的场面，就该不再怕死了。可面对死亡，人类本能的恐惧永远不会消散。

她本想说：民女有罪，不敢窥见天颜。然后皇上说：恕你无罪。但又觉得这太二了，干脆缓缓抬头，也不掩饰恐惧。在现代时，她在一本书上看过，如果有人想让你害怕，请你认真表现出来，不要觉得丢人。因为如果对方达不到目的，心里不满足，就会加倍虐待你。

果然，皇上看到她惊慌的眼神和发抖的身子，心里舒服多了。再见跪在下面的女子年纪十七八，样子算是美，但绝不到倾国倾城的地步，不相信两个儿子贪图美色的心又强了一分。

“你知不知道，他们两个应该一个在江原，一个在北地，结果却为了你而留在熙海。裕王还偷回太府都，但马不停蹄地连夜又赶了回去。告诉朕，这是为什么？”

石中玉感到为难纠结，心突突乱跳。

她想撒个谎，可皇上既然能派人准确地找到她，把她直接掳到皇宫里来，难道就不能知道慕容恪的真实所为吗？那个裕王府可不是铁板一块，躲在一边放冷枪的人多着呢。再考虑到皇上对自己的这七儿子向来忌惮，府里一定是有眼线的。

还是老实些，先过了这关再说吧。皇上有杀她的心，但还有顾忌，把她秘密弄来而不是直接宣旨，或者逮捕，说明皇上考虑到了慕容兄弟的感情，这可能是她唯一的救命稻草。但此时她哪怕应对错了一丝，都可能人头落地。

“回皇上，早年民女曾因家变流落太府都，为了生活自卖自身进入裕王府。但后来，民女被哥哥找到，偷回了熙海。说起来，民女是逃奴，裕王殿下是来拿契约，要求民女回府，做完两年奴仆再离开。”

“哦？”

这一声“哦”，石中玉就知道自己赌对了。听语气就知道皇上很清楚慕容恪回家是为了拿契约。呼，幸好她没有撒谎。

“皇上，民女不敢妄议两位殿下。但是……”石中玉咬了咬牙说，“但是两

位殿下都是天纵奇才，越是骄傲优秀的人，就越是容不得别人冒犯和胜过。民女其实不过是个彩头，两位殿下谁也不肯输罢了。”

她不知道怎么脱了这困局，当对方强大到你无法反抗时，传说中的巧舌如簧并没有实际的意义。她只能拼命减轻自己的罪责，只能说慕容兄弟争她是置闲气，并非她是红颜祸水。

她自问这话说得没有逆龙鳞的地方，可皇上却猛拍了下桌子，怒哼出声。

“有拿正妃之礼做彩头的吗？叶明玉，你以为朕糊涂了，看不出朕的儿子是真心的还是假意的吗？”皇上的脸微微有点扭曲。

他真想把这个年轻姑娘直接杀了。可是他不得不承认，他顾忌那两个儿子。老三是块不动如山的磐石，他不愿意毁掉他最信任的顶梁柱；而老七……他不能让老七恨他，那个孩子骄傲得从不稀罕任何东西，可一旦用了心，就是丢不得的。如果让老三和老七知道这个叶六死在他手里，那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。

因为这个，他感到极度窝火。他是天子，一言可定人生死，可现在却不得不衡量。

“皇上信也好，不信也好，民女自认并没有诱惑皇子，甚至还躲来着，不然民女何必做逃奴？就算两位殿下对民女是真心的，也是民女的错吗？”

在现代时，被领导吼，心里多少都会有点哆嗦，何况现在是被皇上吼？不过石中玉虽然很怕死，可到这节骨眼儿上，她突然明白来软的没用。皇上已认定她是红颜误国的，她再怎么装无辜也不行。于是，她的光棍性子又冒了出来。

切，横竖都已经很是窝囊了，何不更猥琐地把责任都推给男人？事实就是如此，她还不躲了！

“这才是你想和朕说的话？”皇上冷冷地道。

“民女并不敢和皇上说话，民女害怕皇上，怕皇上杀掉民女。民女想一直缩在熙海过日子，没有皇子来纠缠，平平静静、庸庸碌碌地活着。可是命运的事，谁能回避？”既然已经反抗，石中玉就豁出去了，“皇上是天子，天下和万民都是皇上的，但皇上也得讲理！”

“讲理？好，朕就和你讲理。”皇上的语气突然温和起来，却更叫人感觉汗毛直竖，“你是商家之女，身份地位是无法匹配皇家的。可朕的两个儿子都为你

动了真情，就算朕罔顾世俗规矩，同意你嫁入皇族，却要把你指给谁呢？”

用得着你指吗？小爷心里喜欢谁就嫁给谁，要你多事！石中玉想着，却不敢说，只低着头，掩饰脸上不以为然的神色。

“朕不能让一个女子，毁了他们兄弟之间的情谊。”皇上继续说，“既然如此，最好就是你消失，谁也不嫁，留在朕的身边。”

这话，瞬间令石中玉差点吓死过去两回。

第一回，所谓消失，她以为是皇上要秘密宰了她。

第二回，留在皇上身边是什么意思？难道皇上要纳了她，绝了两个儿子的念头？她可不是那种所有男人都会爱上的无敌穿越女啊。

就在她要被吓晕的时候，皇上接下来的话解救了她，“朕一向崇道好仙，但年轻时国务繁忙，没有时间修身养性。近日，朕在内宫修建了一座皇家道观，尚缺个侍候香火笔墨的小道士。你以前不是女扮男装当过裕王府的家丁吗？今后给朕照样扮起来，想必熟门熟路得很。”

最后半句话，语气中充满讽刺，不过石中玉也顾不得了，心中惊讶莫名。

这是……这是要她出家？

还好，皇上不崇佛，不然她岂非要剃光头？虽然古代女人的长发很麻烦，但毕竟是人就爱美，头上真的寸草不生，她也舍不得。

“谢主隆恩。”应该是这么回话吧？

“你愿意？”皇上感觉有些怪异，虽然看不到叶六的脸，但她的表现和声音，似乎并没有因此而大受打击。为什么？难道她真的不在意自己的两个儿子？

认为她引诱自己的皇子，他生气。如今看她毫不在乎的样子，居然更生气。她是什么东西？商人之女，居然嫌弃龙裔吗？

其实皇上不知道，在石中玉心里，出家与否都不重要，这不过是权宜之计。她没有古人的思想，可以说丝毫没有虔诚之心。在她看来，先保住命才是一等一的大事，所谓出家，不是还能还俗嘛，有什么关系？再说了，皇观中的女道士，听起来也很帅。

她并不知道，出家到皇宫道观，想还俗是需要皇上下旨恩准的。她那颗充满了“二”的心，要想完全理解古人的思想，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。

“民女不敢抗旨。”话说，道士不需要吃素吧？她这人无肉不欢，断了荤腥可是非常难受的。还有不戒色吧？不是听说道士有龙虎双修的吗？

“好，朕赐你法号天真，现在就去往皇观，非朕旨意，不得外出。”

什么？哪有人道号叫天真的？天真子？天真道长？实在太囧了。这是皇上拿她找乐吧？这是嘲笑她很傻很天真呢？为什么不能叫玉真、金真，银真也行啊，非要天真？

“皇上，能不能换个道号？”她小声地试探性地问。

“放肆！皇上金口玉言，哪容讨价还价！”一边的老太监一直没有开口，这时候突然喝道。

石中玉都快忘记他的存在了，闻言吓了一跳。这位公公，应该是皇上心腹中的心腹吧？皇上说话办事都不瞒着他，她可不能得罪。

“谢皇上赐名。”她只好再度谢恩，心里咒骂不止。

天真就天真，出家就出家。武则天也出过家的，后来还不是勾搭了皇子，当上历史上唯一的女皇？她和武则天相比，还是高抬她了。凡事要想开，想开了就没什么别扭的。不让离开道观？没关系，她先老实一阵再说，反正小命是保下了。穿越到大燕几年了，不是在裕王府中战战兢兢地活着，就是在熙海操心费力地战斗，现在“出家”了，就当休养些日子好了。

“谭福，即刻带天真去皇观。”皇上慢悠悠地开口，声音中虽然还有疲惫感，却也有一种操纵摆布了他人之后的满足，“虽然朕已经主持了开观仪式，但还没有正式修法，你们就先住下，以后就在那边侍候了。”

“奴才遵旨。”谭福应了声，走上前，拉起石中玉。

石中玉不愿意让他拉。可是谭公公的武功之高是她这种现代大脑所不能理解的，所以挣扎未果，被治得死死的，从外观上看起来比较乖顺。

而听皇上的意思，以后就让谭公公看着她了。麻烦，有这么个油盐不进的太监跟着，她只怕很难作怪。不由得，她想起了裕王府中的夏公公。为什么同样是公公，做人的差距就那么大呢？好吧，先忍，说不定慕容恪很快就来救她了。

“天真，你希望裕王殿下和陵王殿下下来救你吗？”走在漆黑僻静的宫中小路上，谭公公突然问。



石中玉吓了一跳。这老太监，会读心术怎么着？

“皇观中有吃有喝，没人打扰，多好的日子，我不想出去。”石中玉半是试探，半是赌气。

“这样想就最好了。”谭公公突然笑起来，害得石中玉想堵上耳朵。那尖锐中带着孤凉的声音，令她想起传说中的夜之枭鸟。

“裕王殿下和陵王殿下越早知道你在宫里，就越是坏事。”谭公公接着说，“你出家进皇观的事这么隐秘，却很快被知道，这证明他们在宫里有眼线。”

石中玉大惊，终于明白了这话的意思。

为什么这些古人，这些上位者，做每一件事都要得到好几种结果呢？肚子里的弯弯绕实在太多了。对皇上而言，把她关了起来，断了两个儿子的念想，还能试探出他们的忠诚度和想法。若对皇位没有想法，皇宫内就不会安插人手。

刚才，她是希望慕容恪快来救她。但现在，她突然不想了。皇上看起来是有些老迈昏庸的样子，但实际上深不可测。他性格有缺陷，算是变态，但智商却很高啊。她不想让慕容恪为了她受伤害。

而谭公公为什么和她说这些？她瞄了谭福一眼，后者一脸尖酸相，不复在皇上面前的小心谨慎。不过，却看不出别的。

“你要感激皇上。”谭公公无视石中玉的刺眼视线，“像你这种性子的娇小姐，确实是需要修身养性的。刚才你和皇上那样说话，自以为痛快了，大不了一死。可你却不知道，砍头还算好的，这宫里，有的是手段让你生不如死。”

石中玉蓦然停下脚步，瞪大眼睛看谭公公。

“怎么？吓着了？”谭公公又可怕地笑起来。

石中玉老实地点头，背上出了一层冷汗。她以为自己是在生死线上滚了一回，但其实求生不能、求死不得的痛苦差点就降临在她身上。皇上不必杀她，给她来个满清十大酷刑就够了。天哪，她还是太不冷静了，比不了众多聪明睿智的穿越女。

“公公放心，我以后一定夹着尾巴做人。”她认真地说。

谭公公不像个好人，但她要先争取个好态度。倔强有些时候是自讨苦吃，她是良心有弹性的人，不会为正义正派正经这些正字辈的东西，让自己受罪。